



青山依旧

小说自选集

万
亿
著

I247.7
825

青山依旧

小说自选集

万 亿 著

青 山 依 旧

开本:850×1168 1/32

字数:166千字

印张:6.75

印数:500册

思新出(2001)准印字第21号

200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思茅地质印刷厂

序

这是我的一本小说自选集，共收了八篇小说。我自己知道水平低，秉赋差，所以结集成书，不敢请人作序或题字，因为会给作序人为难，所以只好由我自己说几句。

我从小喜爱文学，五十年代就开始写诗和小说，但写的多，发表的少，偶尔发表一点也没保存下来。1958年整风划为右派数十万字底稿被抄去焚毁，就是后来由出版社退回的稿子也难幸免。现在连当时写一些什么东西也记不起来了。虽然现在还有两篇儿童文学《猎豹记》、《捕象》还存在手里，因不合现在的野生动物保护法，所以没有选入。《萌柳春枝》是写大跃进的，我后来将稿子毁了。《难懂的信》、《猴子岩》、《艾克和他的朋友》、《林间虎迹》、《边界熊踪》这些都是写边疆对敌斗争的，虽然当时出版社愿意出版，后来因政治的原因也夭折了。至于后来写的《夜猎白鹇》、《转学》、《男女生之间》、《早恋插曲》、《敏感的神经》、《二等公民》、《旅途奇遇》等十多篇，虽改过多次，但因种种原因，也胎死腹中，不能面世，现在说上几句，只作追念一下我曾作过努力，但没有成功，来自我安慰。

现在结集的八篇。《青山依旧》是写右派在教养所里的一个侧面，写在当时对右派打“下马威”时人性的扭曲，灵魂嬗变；《地黄瓜》是写无论怎样聪明的人，如果没有好的环境来培养是不会成才的；《公主情缘》、《未了缘》、《阿

丫》三篇是反映党培养少数民族妇女干部的一个侧面，其中的爱情线索并非想宣扬爱情至上主义。《桃花季节》写的是男女青春期的躁动；《星期天早晨》、《啼笑之间》主要反映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点滴琐事，反映当时的情况，至于这些小说写得如何，只有让读者去品评了，是臭豆腐，是豆豉，是干板菜，味道如何，读者是会给公正的评价的。

我的这本集子，自费出版，发行量小，并不奢望能传世，只是在暮年垂老时结集一下，得个自我安慰。让人知道我在青壮年时曾作过努力，但没有成功。

因健康原因，连改旧稿的能力也没有了，加之经济窘困，以前的好些作品再无能力出版了。

是为序。

2001年3月30日时年73岁

作者于病中

目 录

序·····	(1)
青山依旧·····	(1)
地黄瓜·····	(103)
公主情缘·····	(107)
未了缘·····	(126)
阿 丫·····	(164)
桃花季节·····	(188)
星期天早晨·····	(195)
啼笑之间·····	(204)
后 记·····	(210)

青 山 依 旧

天公一夜孽妖风，电击雷轰摧劲松。
雪压霜欺腰不折，青山依旧郁葱葱。

——小引

—

山顶接着天，白云疲惫地倚在青松树梢。一伙青年人背着背包，一把又一把地揩汗，向山顶爬着，走着人生艰难的第一步。

春萌把背在背上的背包扛到肩上，一阵凉风吹来，湿了的脊背感到刺肉的凉，同去的二十七人好象都受了传染，个个效仿着他扛背包，但是有的人受不了这过分的凉爽，有三个女同志打了寒颤。这些人是被宣布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二十七名右派分子，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三岁，最年轻的只有十八岁。

上到坡顶，背着枪押解这些人的小李宣布休息，用带着嘲讽的口气说：“下面就是南昔坝教养农场，也就是你们将来的家了。”

春萌向谷底看去，有几间瓦房和草房及一些葱绿的庄稼，与平常的农场没有多大区别，他心里平静了些。然而张娟却抹眼泪了，这二十岁的姑娘，结婚才一个月就当了右派。她旁边的陈翠环用肘拐拐她，又指指背枪押送的四个人，暗示她不要哭。其他的二十二个男子汉有的好象无动于衷，有的做个鬼脸互相看看，有的苦笑着将头偏一边，没有一个说一句话。

一阵风从松林中吹过，松涛声似乎就是他们长而大的叹息。下了坡，场部终于到了。

在球场的烈日下，他们排了一列平行的队，管理人员按名册点过名后，开始讲话了：“你们以前是干部，现在你们是罪人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。社会主义是天堂，而你们却攻击这个天

堂,这是有罪的!你们之中有些人不认罪,这是不容许的,你们到这里是来改造、伏法、脱胎换骨、自食其力,不是来游山玩水,现在宣布几条纪律:一、必须认罪伏法,不再放毒攻击党和政府,做到不逃跑不自杀;二、你们罪犯之间除在劳动时在一起外,不能聚拢;三、每日按时间出工,收工后只能在自己的宿舍里,不能到隔壁宿舍去;四、要找本组以外的熟人,要报告场部批准;五、带来的钱全部交给场部会计保管,身上带的钱不能超过伍元,带来的米票全部交公;六、不准带一寸长以上的小刀,不能私带锉刀铁链等工具;七、不得藏有易燃易爆物品,查出后当企图暴乱的反革命分子处理;八、不得聚众吃喝……男女之间不能交谈来往。这就是对你们的约法八章。听到了没有?”

“听到了!”大伙不很整齐地回答。有人感到很沮丧。

宣布的管教干事脑火了:“大声一点,再回答一遍!”

大家高声地回答了。干事咳了两声又说:“这里对外面称是农场,实际上是个大监狱。地富反坏右五类都有,是一锅大杂烩,你们是老五,是小字辈,生产上都要服从他们管理……”

这时副队长走来说:“大家赶快去吃饭吧,吃饭后就出工,等住宿处腾出屋来,你们收工回来后再去砍树条自己搭床。你们到这里首先是要过劳动关,明白一点说,就是过吃苦关!解散!”春萌听了,心里涌过一阵莫名的惆怅,唉,怎么宣布时说是人民内部矛盾,到这里成了“罪人”,“同犯”和劳改释放人员住在一起了呢?

他们带的行李很简单,除了一床被子外就是一个脸盆和口缸、饭碗、牙刷等用具。春萌从盆里拿出漱口缸向伙房走去。

“这是干部伙房,你们在那边的大草房里打饭。”刚才点名的管教干事忙招呼押送的人吃饭,不耐烦地给春萌指了指方向。伙房里打饭的人很少了,春萌递过口缸过去。炊事员看见春萌的衣服穿得还干净,斜了一眼说:

“你们大概是才来的吧,用这样小的口缸吃饭哪里像干劳动的

青山依旧

人！”炊事员看着穿着整洁的张娟说：“在这里就要用大碗、大盆。”他用手比了一尺口径的样子。

饭里的大米很少，很多包谷一粒只碾成两半，象一些破碎的牙齿，用牙一咬硬得只能嚼成碎粒。陈翠环将包谷粒放在嘴里嚼了又嚼，实在咽不下去。她本来想丢掉它，但又怕惹出祸来，只好把打来的半勺青菜先吃了，包谷粒饭还剩在口缸里。

“出工啰，出工啰！炊事员抬着一个铁皮制的喇叭筒叫着。原来规定吃饭的时间只是半小时。但春萌、张娟、陈翠环的饭还没有吃到三分之一，他们只好将饭放进盆里，等下工回来收拾。

带来的行李就放在场部办公室外面的屋檐下，放不完的仍然放到操场上。这时来了一个穿补丁大过肩的妇女，走过来说：“你们五个是新来的女右派吧，队长吩咐，下午去小麦试验地和蚕豆高产劳动。走，跟我去。此人三十来岁，头上包着一块毛巾，好象刚坐月子似的，脸色腊黄，表情淡漠。张娟她们五个女的跟在她后面走了。

“二十二个刚来的男右派来这里集合！”

春萌抬头一看，面前站着一个浓眉大眼的彪形大汉。他穿的劳动布夹克的衣领发着黑亮的光，他伸出右手，比划说：“面向我，从你们的右方按高矮秩序排，快！快！快！稍息，立正——，向右看——齐，报数！”

刚报完数，他就吼了起来“二十二个人，到哪里去了三个了！哼！你们谁是组长？”春萌看着他满手厚厚的老茧，掌心纵横的裂纹，估计他不是农场的干部，对他的公牛般的吼叫，从内心里产生了一种厌恶感。认为这是个狐假虎威的奴才，于是就轻蔑地一笑，撇了撇嘴。这动作恰被这个大汉看到了，他就此又大吼起来：“你们是来接受改造的！不要认为你的小白脸好看，在这里象你这样的小白脸臭得很，你再不放下那知识分子的臭架子，以后有你辣面汤喝，你现在笑，将来就有你哭的，我是代表政府来改造你们的，你

们这些臭右派，如果再死心踏地地反党反社会主义，只有死路一条……”

他正在大耍威风的时候，肖明昌、瞿云光、刘加之来了，低眉顺眼地站到队列后面了。大汉喝道：“你们到哪里去了？这地方是专政机构，不能随便乱窜。”

“去厕所。”肖明昌小声慢慢地回答。看这个凶神恶煞般的人，他心里有点畏惧。

“以后去厕所要请假，”大汉看看肖明昌又说：“你们十个去抬石头，你们六个去踩泥巴托土基，剩下的去挖土、挑砖。现在跟我去拿工具，向右转，齐步走！”

二

春萌和其他八个人被分去山箐里抬石头，箐里的石头要去现找，然后翻起来，用铁链拴起用木杆抬，有的两个人抬，有的四个人抬，大了抬不动，小了抬两个也不行。按“前杆后链，后链翻石拴石”的规矩，十个“小白脸”又配上十个熟手来监督新手改造。这些人大部分是劳改释放后留在后勤建筑队的就业人员，他们提着大铁链跟在后面，由他们决定抬哪一个，撬石、翻石、拴石，十个小白脸都是抬前杆的。

箐里没有路，只能顺着箐朝上或者朝下在坎坷的石碛砾中走，路高低坑洼，肩上压着重担，有时很难找到下脚的地方。春萌这时才深深体会到“道路坎坷”的含义。和春萌抬一杆的是一个名叫张学明的哈尼族青年，劳改的罪是“调戏妇女”判了一年的刑，因为当时的劳改政策是刑满后多留少放，所以他被留队就业了三年。他对春萌并不苛刻，还把铁链多靠拢自己一方，让春萌少负点重量。春萌对他说：“你我的年纪都是二十多岁，我抬得动，你不必照顾我，让我多吃点苦，锻炼锻炼。你是好心人，我很愿意向你学习。”

“干劳动是一天到晚或者是一辈子的事，不能一下子用猛力伤了身体，”张学明还告诉他，“那个彪形大汉叫戴金发，旧社会是昆

青山依旧

明究兵队的特务,判了十年刑,因为监督和检举同犯立功,减了三年刑,才释放半年就当后勤队基建大组长,管八十多个人……”话还没说完,戴金发以手架额出现在树林边,窥探箐里抬石头的人。春萌他们从斜陡的坡上抬出了树林,走上小路。

返回的时候,春萌拿着木杆走进树林,就听见嘶哑而带哭腔的叫喊:“我抬不动了!抬不动了!请大家同意我休息一下!喂!喂!再不歇我要丢杆了。”

“你敢丢,伤了人要判你的刑!”有人骂他。

“这里不能歇,再坚持几步,到平一点的地方歇。”有人劝他。

树林里有四人抬一架的抬杠。春萌走上前一看,叫喊的这个人穿一件粗毛呢上衣,抬杆上用一件黑毛衣包着杆子,他们四人中,其中两人赤裸上身,显然是劳改才释放的,一个穿一件衬衫。担子歇下后,叫喊的人一屁股坐到地上,拉起毛呢大衣的前襟,用衣服去揩满头如雨的大汗,当他捋起卷曲的头发,扬起头的时候,春萌才看清他的真面目,走上去喊了一声:“啊!老毛。”

他一惊,定睛一看,也认出了春萌:“唉,你也来了。”他凄然一笑低下了头。

老毛就是毛岗,原普洱县委副书记。1949年任过镇沅武工队长,想不到他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。春萌知道他有胃病,已切除了一半胃。春萌要去代替毛岗,让毛岗来和张学明抬。

“不行,这是大组长的安排,不得到他的同意,谁也不能随便变动,”一个横眉竖眼,一脸横肉赤裸上身的大汉用讥嘲的口气说,“你们小白脸怪会互相同情,你才来还没有尝到苦头,脱胎换骨是要蜕一层皮的。这里的日子不会象坐办公室,当书记官那样舒服。”

张学明拉了一下春萌的衣角。春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:“啊,你也来了,你也来了。”

张学明问他：“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是一句迷信的话。”春萌说，“不要问吧。”

听说是迷信，张学明来了兴趣，三番几次地要春萌讲“你也来了”四个字为什么会是迷信？春萌告诉他，有一本书上写到地狱，说地狱的第一道门上有副对联，上联是：生老病死，人人必走这条路，下联是：帝王将相，个个都往此间来。横额是：你也来了。其实这是写书人编出来的。

后面有人跟上来了，张学明拉拉他的衣服阻止他不要再讲下去。两人默默地一直抬到收工。

春萌的饭还没有吃完，厨房的喇叭叫了：“场部通知，全场的劳教人员和就业人员在球场上开大会。一定要准时到会，不准请假！”大家来不及洗脸匆忙地回家去打饭，吃了饭集合开会。

初冬，天黑得快，球场上点着一盏马灯。不到十分钟，人员按分配的地点坐在一起了。有小凳子的就坐小凳子，没有小凳的就坐地上或者坐一截砖、一块柴、一个石头。有的人还端着饭钵，忙着吃饭。

队长张启武宣布开会：“我们场的人已经将近一万了，昨天又来了百十人，大部分是接受改造的，但少部分人坚持反动立场，我们要让他们尝尝无产阶级的铁拳头，现在批判会开始。”

“老母狗出来！老母狗出来！”预先布置好的积极分子叫了起来，声势很大。烂泥坝大组和扇片房五道班大组的只派了几个代表来，要不然声势还要更大呢。

一个年轻姑娘被从妇女队中推着拉到场子中心。春萌猜这就是“老母狗”了吧？为什么要为她开上千人的会？

“快交代你腐化的过程！要老老实实交代！”

“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顽抗到底，死路一条！”一阵阵的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。

“跪下！”“跪下！”“跪下！”四面都有大嗓门的积极分子吼着。

青山依旧

春萌的思绪也被轰烈而杂乱的气氛打乱了。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，或者被整，或者整人，或者作为看客这是命运的安排。姑娘站在场子中，昂首立着，她大概麻木了，不说一句话。眼光木木地望着满场黑压压的人。

人丛中跳出一个人来，上去按下她的头。她又昂起来，又有一个人上去拉着她的头发朝前拽，要她低头。突然从左方又跳出一个人，朝她的腿弯上踢了一脚，她猛地朝前扑倒，几个人把她拉起来跪着。忽然出来了三个人朝她的臀部腰部乱踢。她扑倒了。这时大组长戴金发跑上来拉着她的脚，把她仰面朝天的绕着场子拖了一圈，咬牙切齿地喊道：“你要死狗，抗拒改造，我让你尝尝味道！”

她被拖到哪里就有人出来踢她几脚。张启武看见秩序乱了就喊：“坐下，不准乱动，让她站着交代！”

戴金发把她拉到场子中心叫她跪着。那姑娘一言不发，也不哭，头低着臀部歇在小腿上跪着。队长叫她站起来站着，严厉地说：

“你不再交代，你的肉皮又要吃苦了，你详细点说吧，你们是怎样干的？”

“我给他干了，是我主动的，”姑娘啜泣起来了，“我叫他等着我，我们一齐回场部。”

“怎么主动法，怎么勾搭上的？从头说，”戴金发吼起来了。

姑娘低下头说：“今天上午收工的时候，我落在妇女队的后边，到树林里解小便，我见小段来了，前后都没有人，我就叫他，小段，你要采花吗？他问什么花？在哪里？我说，姜苗花，很香辣，我给你采一朵，他就进来了，我们就在树林里干起来了……”

“怎么干法，要交代得具体点”有一个二楞子打断她的话。

“呸！呸！不要脸，老母狗，臭老母狗！”妇女队中一阵唾骂声。甚至有人上来朝她的脸上吐口水，突然有一个女的跳出来朝姑娘

的腰上踢了一脚。春萌一眼就看出她是张娟。心想，才来了半天的人为什么就会变得这样凶呢？很诧异地盯着她。她似乎是干了一桩正义事似的神抖抖地回到妇女队。

张启武见秩序又乱起来了，下令所有的人坐好，接着他说：“今天的批判会开得很好，大家斗志很高，斗争也很激烈，大大打击了反改造的反动气焰，这就说明大部分人是愿意改造的，立场有了转变，已经转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了。今后我们要继续打击各方面的反改造行为。娜会下去要写出书面认罪书来，限三天内写好交来，一定要把自己反改造的反动立场批判透，等娜会的问题批深批透了，又开会批判段立华。”

散会已经是十点半钟了，春萌他们还得去铺床。组长将他们领到一个草棚里，四壁的墙是用手臂般粗的树条直立栅着的。春萌一看就想起动物园的铁栅栏。说它是墙也是象征性的，目光和山风可以通行无阻。屋顶的稻草稀的地方可以看见星星。房基是犁翻过后就盖上屋顶的茅屋，坑坑洼洼高低不平，一动手就冒起刺鼻的黄灰。床呢，是用四棵树杈搭上两根横木，再绑十二根树条，每根树条相距几公分，而树条又不直，中间显得七凸八凹的。春萌的行李很简单，垫的只有一床棉毯，他要求小组长给一把稻草来垫。组长摊开双手说：“稻草，盖屋顶还不够去哪里找呢？”

春萌又要求趁有月色去松林里捋一些干松毛来垫。草棚距林才百十公尺，十多分钟就可以捋到，小组长还是不同意，说：“怕引起火灾。上个月有一个右派晚上抽烟由床上烧起来，烧掉了草棚，而且还烧掉了一些人的被子。”

小组长是劳改释放一年的中年人，中等个子大概读过高小，人不算粗野。

春萌暗想，那么只有“卧薪尝胆”了，我还没有尝过这种味道呢？现在就来尝试一下吧。

大概是很累的原因，没有到半夜春萌就入了梦乡。早晨也是

青山依旧

被伙房的喇叭叫醒的。

三

“起床——啰，起床——啰！”阴惨惨的话筒声把人从梦中惊醒，头天的劳累，还使人的肩、腰、背、腿隐隐疼痛，尤其是翻身的时候，背部的肌肉扯着前胸疼，醒来时舍不得一下子离开被窝，还想“绵”一会儿。今天醒来，春萌的心怦怦地跳个不停。昨晚他梦见和妻子及一岁的儿子在一起。他出差久别回到家中，妻子娇嗔地责怪他去得时间太长了，说：“儿子多么想念爸爸，就是爸爸没良心不想念儿子。”春萌嘻嘻一笑说：“恐怕不是儿子想念我，是儿子的妈妈想念我吧！”妻子在他的大腿上扭了一把：“你真坏！”对儿子说，“林林你想不想爸爸，你说，你说！”儿子还不会说话，不懂事地嘻嘻笑，春萌笑起来说：“怎么样，儿子证实了吧，他还不懂事呢。”

妻子直言不讳地说：“就是我想你，想得我好苦，不信你用手来摸摸我的心”。说完就拉春萌的手去摸她左胸。

春萌说：“你真是怪，心里想怎么会摸得出来呢，心不跳动，人不是失去了生命了吗？”

妻子撒娇地扑进了春萌的怀里：“你用手接着，我把心吐出给你看看。”她把春萌的手拉到嘴边，咳嗽一声，一颗滚烫的心落在春萌的手里，烫得他左手换右手，右手换左手，跳动的心还发着灼灼的红光。春萌一惊，醒了。正听到厨房喇叭筒阴惨惨的“起床口罗”的叫声。

春萌感到很失望，一种悲伤的惆怅感袭上心头，闭着眼睛想回忆刚才的梦境，可是无情的现实，杂乱的人声使他无法静下来，他突然吟出了一首诗来，拿出笔写在笔记本上。

我正在与家人欢聚，
起床号挥起了漆黑的鸦笔，
涂去了我们的欢聚。
我强忍着要爬上回忆的楼梯，

啊，我看到了险峻的道路，
人生的陡壁！

写好后连忙用口缸舀来一缸水，喝一口漱了几下就吐。来了个“猫洗脸”就去追出工的队伍。张娟也起迟了落在后面，他遇到她，想问她昨晚是不是做了梦？但是他没有问，却说：“昨晚你为什么乱去踢人。”

“她是坏人呀！”张娟说，“我们组长布置，要改造好就要主动靠拢政府，主动敢和坏人坏事作斗争，我对她的情况什么也不知道，我不踢她，怎能表现出我积极改造呢。”

“还是实事求是的好，摆事实讲道理才能服人。”春萌想起教养的《约法八章》里有不准私自交谈的规定，就没有再说下去，跑着去追前面的人。

抬了三趟石头，张学明说：“我们休息几分钟，抽支烟，喘口气，再抬两转完成上午的定额了。”

春萌给了张学明一支烟，小声问：“昨晚斗争为什么不斗男的？”

“还不是一只团鱼(甲鱼)起的作用。女的就是吃了这个甲鱼的亏了。”张学明讲了甲鱼起作用的过程。

段立华是一个县的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，因为大跃进中直言说亩产十万斤不可能，如果一亩地上堆十万斤粮，差不多要堆得一公尺高了，因此他就被划为右派，送到教养所又叫他去种实验地，要小麦亩产二万斤。队长向场部提了保证，场部向公安处提了保证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保持沉默。一个科学工作者不愿说违反科学的话，更不愿做违反科学的事。但当队长问他小麦要高产达到二万斤需采取些什么技术措施时，开始他沉默，继而支吾，到逼得没有办法时，他只得违心地说话了。他回答说，地要挖一公尺深，每亩施肥二万斤。其中农家肥占四分之三，化肥占四分之一。这个计划报上去之后场部就批准了。

青山依旧

段立华提出每天要浇早、午、晚三次水，而且必须有专人管理，队长就批准他和小组长专门去管理，因此，他在试验组是“自由人。”

有一天中午他到南昔河里洗脚，在柳树下一个石头多烂渣多的水潭边的沙滩上，发现有些脚爪印，他知道是团鱼脚爪印。傍晚就去找了一些死蚯蚓和田螺放在有脚印处，第二天这些东西不见了，他又找来了一支死麻雀剁碎放在沙滩上，过了一夜又不见了。每天他都送些团鱼喜欢吃的东西去，团鱼照吃不误。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，就去敲弯了一棵大针，做成钓钩穿上一个大田螺，把钓绳拴在柳树根上。

第二天他很早就去麦地里浇水，急忙去拉柳树根的钓绳，重重的拉不动，他知道鳖被钓住了，就循着钓绳摸进去，在柳树根的洞里摸到了团鱼。忍住它的咬，费了好大劲才把它弄了出来，大约有三公斤重。他狂喜得心里怦怦地跳个不停，拿到地里又犯起愁来，怎么处理它呢，场部规定乱搞吃的要批斗，不吃它又太可惜了，半月来连肉味是怎样的也不知道了。他在地上挖了一个坑，把团鱼背甲朝下肚皮朝天地放进去，盖上土，用脚踏实，再去河里抬了一个石头来压在上面，自己就坐在石头上。

小组长来了。组长是一个劳改就业人员，读过几天书，据说还懂一点“科学。”所以分到试验组里当组长。

组长问他为什么地里会多了一个石头，他嗫嚅着说是抬上来坐的，组长命令他抬下去丢到河里，不然队长见了会批评地面不平整不好看。他抬石头下河之后，组长用锄要松土，说是被石压实了。段立华见了连忙阻止说土他已松过了，但组长执意要松。他想要瞒是瞒不过了，要吃掉甲鱼只有和组长合谋才能成功，于是就把它钓到甲鱼的事详细地说了。

组长也赞成吃掉甲鱼，但是大白天不行，只有到晚上来浇水的时候，拿个洗脸盆出来，拿一点盐巴，在沙滩烧个火塘煮吃，三公斤